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狐 第五回 鬥機鋒細論蔡家事 議身價方成鴛侶盟

且說楊四、黛玉在蔡家吃了喜酒之後，依然雙宿雙飛，聚在一處，自不必說。惟楊四更覺心頭火熱，定了一個主見，准□月內要把黛玉娶歸。只是請那個做媒，與他們去議價呢？因此事不比別的，自己當面，如何好說？必須要能言善辯穿針引線的人，方能議得定妥。但一時想不出請那個，未免暗暗躊躇，呆坐在那裡出神。至於黛玉卻另有一個存心，並非不願嫁與楊四，只要楊四件件依他，方肯應允。因昨天見蔡家這副景象，深抱不平，就將金巧林當作前車，尤宜謹慎，不要入了他的圈套，弄得欲罷不能，永遠受人節制，豈非後悔嫌遲？所以黛玉抱牢宗旨，等候楊四來議娶時，扳足□分，不怕他不肯；並且倩個中證，保他臨時不要變局，做了第二個蔡謙良。可見黛玉的深謀遠慮，勝人幾倍。今觀楊四呆呆不語，知他在那裡轉念頭，必定為著此事，卻故意的問道：「倪昨日去吃喜酒，看俚篤格場面倒蠻好。可惜花轎進仔門，變仔一場嘸結果，拿巧林姐攙到裡向廳浪，磕過仔頭，送進仔房，就完結哉。想阿要氣數，啥落做小能格苦惱嘍！」楊四道：「這是他們照著做小的規矩，所以這個樣子呢。」黛玉道：「既然做小格種樣式末，亦用勿著格套場面。用仔格套場面，一樣旗鑼傘扇、銜牌執事，坐還俚花轎，跟還俚堂名，真真像煞有介事，著末完結，連堂才拜，阿要坍臺煞介？據奴看起來，倒是索性嘸不格好，省得惹別人笑。怪後來奴到新房裡去末，巧林姐氣得面孔轉色，含仔一包眼淚，對仔唔倪幾化人，半句閒話才說勿出，帶累倪旁亦光氣。到底是蔡大少薄情呢？還是大夫人勿許實梗介？楊老，終有點曉得格？」楊四聽了他一大篇言語，豈不知話裡有因？明是借他人之酒，澆自己的塊壘，卻未便把他說穿，假作懵懂，回答道：「那謙良有些兒懼內的，比不得我，可以獨行獨斷，逞著自己的性兒。所以他不論什麼事情，都要請命於夫人。這夫人的脾氣，又不比吾家內人寬宏大量，故執定要正大、小名分，叫謙良也無可奈何。並不是他的薄情，要曉得外面排場，還是暗中備辦的呢。」這幾句話，也是把別人來比自己，要黛玉曉得他的用意，不必因此多心。那黛玉如何聽不出？恐他盡是假話，有心前來哄騙我，我不免再行試探一番。故又說道：「照實梗說法，蔡大少還算勿得薄情，只怕做仔俚，有仔格位大太太，連搭格點點外排場才無不來！故歇勒奴面前海外奇談，到仔格格辰光，奴看還比勿上蔡大少來！」說罷，把一張櫻桃小口對著楊四撇了一撇。楊四道：「你不信我的話，我也不與你辯。你只要問問我的朋友，他們知道我家裡的事，讓他們說出來，究竟我的言語說謊不說謊，自然明白了。」黛玉道：「奴是瞎說呀！認仔真格介。」說到其間，微笑了一笑，又自己裝作埋怨道：「奴末真真叫憊得來，勿是蔡大少，奴亦勿是金巧林，辯俚作啥？有場面也罷，勿拜堂也罷，關得啥事？倒拿俚瞎問仔半日。楊老，動氣，拿奴格種閒話勒勒心浪仔介。」

楊四聽了，覺得話裡都有骨子，句句說著蔡家，卻句句為著自己的事，實在刁巧得狠。此刻恐我認真，停止不講；我也趁勢不談，且過一天，請個朋友來與他議論罷。打算已定，就回答道：「論別人家的事，認什麼真？就是說著自己，也打什麼緊呢？」說罷，橫在榻上吃煙。黛玉過來裝了幾筒，忽聽樓下相幫高喊了一聲「客來」，黛玉即忙立起身子，走到房門口去看，看走上來的是那個客人。那知不是別人，即是與楊四議論的蔡謙良。黛玉叫了一聲「蔡大少」。楊四聽得，知是他來謝步，連忙起身相迎。彼此見面，拱了一拱手，招接進房，請他在煙榻上坐定。謙良先與楊四道謝，楊四略略謙遜，無非幾句客套。黛玉又過來裝煙，有意向謙良說道：「巧林姐嫁撥勒大少，阿要福氣！大少格情分叫重得來，怪別人才眼熱格。」謙良是個糊塗人，聽不出他語中譏刺，翻是得意洋洋的說道：「怎及得你們將來呢！」口中說著，身子躺了下來。連吃了七八筒煙，方才坐起，拿著水煙筒呼了幾筒，又與楊四閒談了好一回，然後作別辭去，不必細表。

再說楊四見天色將晚，忽想著前去看戲，乃向黛玉說道：「我前天聽見老丹桂戲園裡新到幾個好角色，我們吃過夜膳，前去看戲，好嗎？」黛玉道：「奴本來要去看，格兩個好角色，奴也聽相幫篤說起：一個叫黃月山，是做武老生格；一個叫黑兒，是做武旦格。兩家頭格武功據說好得嘸淘成篤，勿知阿有介事？楊老要去看末，頂好哉。不過倪坐馬車去呢，還是坐轎子去介？」楊四道：「坐馬車的爽快。你叫他們去叫，順便定了一間包廂，免得停停沒有坐處。」黛玉答應，吩咐下去。不消片刻，下面相幫即來回覆說：「叫格馬車就要來快哉，戲館裡格包廂，虧得說是楊老爺，難末案目商量，讓出仔一間，不過請老爺要早點去格。」楊四與黛玉聽了，趕緊吃了夜飯。黛玉自去打扮，把頭上修飾好了，又換了一套時式新鮮的衣裙，方帶了一個大姐，同到里口上車。

轉瞬間，馬車已抵戲園，自有案目招接上樓，進了包廂，並肩坐下。見戲已做過兩出。起初無甚好看，直看到黃月山同黑兒出場，做的是五老聚會劍峰山，月山扮作金眼雕邱成，品格也好，武工也好。看得黛玉出了神，一雙俏眼，專注在月山身上，見他精神奕奕，氣概軒昂，雖掛著白鬚，而相貌超群，心中著實的羨慕，異常的愛悅。所以目不轉睛，呆呆的只望著那只臺上，連楊四與他說話都沒有聽見。直至這齣戲也完了，鑼鼓也停了，黛玉的神魂也定了，方才回轉頭來，對楊四說道：「今朝格戲真正刮刮叫格。」楊四道：「角色果然是好，怪不得你中意。」那曉得黛玉心裡，不是中意這齣戲，實是中意這個戲子，恨不得即與他結識才好。可見他是天生淫賤，前世帶來這副骨頭，即到老也不會改變的。今在楊四跟前裝出些端莊態度，譬如一個妖精，必須變成極美的佳人，方能把人迷死。若然現了原形，大家知是妖怪，怎會受他的蠱惑呢？此時黛玉看戲幾乎露出本相，幸而並無痕跡，不致動楊四的疑心。然後來一段孽緣，即於今夜伏根，須知我做書的不是有意要把篇幅拖長了。

話休絮煩。且說楊四見時候不早，戲也剩得半出了，就向黛玉說道：「我們走罷，戲要完快了，若待他老旦做親，難免擁擠得不好走的。」黛玉答應，立起身來，一隻手搭在大姐肩上，慢慢地跟著楊四下樓，直到園門首，同上馬車，命馬夫兜了一個圈子，方始回轉家中。在房裡這只鐘上一看，已敲過□二點了，楊四與黛玉吃了兩碗稀飯，就此解衣安睡，當夜無話。

又到來朝，兩人起身後，談談昨夜所看的戲，說起這片戲館是柳維忠開的，究竟他資本浩大，聘得著好的角色。一問一答，又把維忠家世講了一回，黛玉也略知一二，素來認識的。無意之中，忽然觸動了楊四的念頭，想起朋友之中，惟維忠最是能言舌辯，辦事能幹，我何弗托他為媒，前來說項？事有八九可成。況我不惜銀錢，定能如願以償。想好了主意，等候用過午餐，看鐘上已有一點多了，就交代黛玉道：「我想著有兩件事，必須要回去，大約今明不能到這裡來，你也不必等我。」黛玉道：「格是後日一定要來格。」楊四道：「這個自然，你放心就是了。」說罷，披上一件馬褂，急急的去了，也不坐車，一逕望維忠家來。從四馬路至畫錦里口，走不上一條街，早已到了。那維忠這所住宅，即是後來的聚豐園，現在已改為品物陳列所了。世事變遷，令人起滄桑之感。雖相隔得數□年，已是不堪回首。

話休煩瑣。且說楊四到了門前，相煩管門的通報。不一回，維忠出來迎接，請進至書房中坐下。彼此敘過寒溫，維忠問道：「四兄近日作何消遣？可住在黛玉家嗎？」楊四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我剛從那邊來呢。」維忠道：「照四兄這樣多情，勝於謙良兄幾倍。今他把金巧林娶歸，為什麼四兄反不娶呢？」楊四道：「小弟久有此意。今日造府，實為這件事情，要拜托我兄，到那邊去一說，黛玉的身價多少，請兄酌量，大些也不要緊，總煩我兄成全，費神走一遭，小弟不勝感激。」說罷，作了一個揖。維忠連忙還揖，說道：「理當效勞。我們是知己朋友，說什麼感激的話兒？倘有不週之處，望四兄不要見怪就是了。」楊四道：「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怎敢說『見怪』兩字？種種費心，諒來我兄去說，定可以成就的。」維忠道：「今天小弟有事，沒有工夫，明日准去。請四兄在府上耳聽好消息便了。」楊四道：「拜托！拜托！弟明晚在舍薄備小酌，務祈駕降一敘為禱。」維忠道：「此事是否，定當奉覆，斷不稍誤。況其中或有為難情形，還須請命施行，一准要到府的，何必備什麼酒呢？」楊四道：「並非備著盛席，不過借此敘談罷了，我兄不必太謙。」說畢，起身告辭。維忠也不相留，送至門外，拱手而別。

不談維忠進內，仍說楊四僱了一部人力車，回到家中，將此事藏在心裡，也不說與妻妾們知曉，專等明晚維忠到來，把這事議妥，再行宣佈，以便預備一切。此時暫把楊四擱起。

再說黛玉那邊，自楊四去後，好生寂寞。到了傍晚時候，想起昨天的好戲，一心一意要去看，覺得牽腸掛肚，所以吃過夜飯，即帶了大姐前去，直看到□一點多鐘，方才回來安寢。那知睡不安穩，翻來覆去，單想這個好角色，一時難以丟開。不比昨夜有楊四陪伴，還可消釋；今宵獨宿孤眠，怎能熬得過去？好容易挨到天明，方朦朧朧的睡熟了。睡至午後，被大姐阿金喚醒，覺得疲倦異常，勉強起身梳洗。今日頭也不梳，打了一條辮子。剛正停當，即聽下面有客人上來，只道是楊四到此，迎出去一看，原來是柳維忠，就叫了一聲「柳老」，心中卻猜透幾分，必定楊四托他來的。招接進房坐下，黛玉先開言問道：「柳老是難得來格，今朝勿知吹仔啥格風，拿柳老吹到仔間搭哉？」說著，親手倒一杯茶過來。維忠接杯在手，微微的笑道：「你猜猜看，我是那個托我來的？」黛玉假作不知，回答道：「奴亦勿是仙人，洛裡猜得著介？」維忠道：「你不要裝作癡呆，除了你的楊老，還有那個呢？」黛玉道：「勿知阿有啥事體？」維忠道：「我實在告訴你聽罷。」就將昨日楊四如何托我，如何娶你的意思述了一遍。黛玉道：「承蒙楊老抬舉，奴末有啥勿願？不過奴有幾件事體勿曉得楊老阿肯答應？」維忠問：「那幾件？」黛玉即如此這般的一說，維忠聽了，未免為難，不便代他作主，只得說道：「待我問了你楊老，再來覆你。大約楊老是多情人，一定可以照辦的。還有一件，你的身價，也須問明白了，好去回覆他呢。」黛玉道：「格是要問倪阿姆格。」維忠道：「不差不差，費你的心去請他過來。」

黛玉應允，即命娘姨去請。不一回，黛玉的假母林大媽來了，走進房中，也叫了一聲「柳老爺」，就在旁側坐下。維忠見他有五□歲光景，滿面的老奸巨滑，知是一個利害的虔婆，也不與他多言多語，只將來意表明，說楊四要娶黛玉，究竟要多少身價？大媽聽了，自然奇貨可居；停了半晌，方才回答道：「楊老爺要討倪囡魚，也是倪囡魚格福氣。倒是我只有俚一個，故歇就嫁脫仔叫我靠啥人過日腳嘎？」維忠不等他說完，先說道：「我也曉得，你不用細說了，你快把身價說明，包你下半世好過，我是喜歡爽快的。」林大媽道：「既是柳老爺實梗說，就算仔一萬罷。」維忠搖頭道：「怎要這許多？你想，蔡家娶巧林只費三千多呢！據我意見，照這數目再加一千，也算好了。」大媽執定不允。維忠一連加了二千，又說了無數的話，有軟有硬。講了半天工夫，大媽方點頭應允，但心裡尚不滿足，因怕維忠頗有勢力，不敢□分執拗。彼此談妥之後，維忠又交代大媽、黛玉道：「此事待我回覆後方可定奪。過一天，我來知照你們罷。」說畢，起身欲走，被黛玉拉牢，諄諄重托：「必須他件件依我，我始願意。倘若與蔡家一樣，只有外面的排場，莫怪我寧死不從的。」維忠只是答應，說：「這個信必定與你帶到，你儘管放心便了。」

此時維忠脫身，出了兆貴里，回到自己家裡，略坐片刻，見天色將晚，然後坐著包車，一逕向楊四家來。正是：

蝶使蜂媒空有語，心猿意馬總難收。

欲知維忠回覆了楊四，楊四迎娶黛玉是怎樣一個局面，且待下回細表。